



甲
6

形數檢字法
張鳳

目錄

頁數

發明前之經過情形

一一二八

對部方
法批評
校好

王雲五四角號碼檢字法

二九一三一

杜定友的漢字排列法

三二一三四

萬國鼎漢字排列法

三五一三六

林語堂檢字新法表

三七一三八

劉復圖書索引法

三八一三九

本論一口訣十二字條例二則

四〇一四三

形數檢字法

1 發明前之經過情形

11 各家檢字法之參考與商量

111 本論同說十二字條例二則

發明前之經過情形——感到舊法檢字之不便——另覓一相當方法之動機——各種嘗試的失敗

我讀中國文字，一向不慣用字典的，有時掣到一本字典——康熙字典——祇是從頭看下，看他怎樣音注，怎樣解釋，看了全部或半部的字，便擺置一邊，不去看了，從未注意到他

民國十六年二月號一般
張鳳

的排列法和檢查法，有時也想到這種字書很好，很可以使一批儉腹的人，少識字的人，有了字書使他們的腹漸漸兒富起來，字漸漸兒多識起來，所以在前幾年中，見家中的弟妹學校的兒童，他們囁着滿口別字的時候與不肯用心而胡鬧的時候，我特定一個比離座面壁還要凶苛的罰則，就是叫他們讀字典或查生字，這個特別罰則，到了今時，我仍舊用以爲處置我的兒女頑皮時候的好法子，有時也完全是善意，不是罰則，是指導他們多識個字的機會，可是除了善意之外，讀者試想我把那些字典作什麼器具看待？比離座面壁還要凶苛，不是體罰，却是鍊銬枷鎖一樣東西，說也罪過！我把字典

簡直當作一種刑具看待，這也是洪武康熙兩老皇帝萬萬所想不到。

至於我自己對於字書的感想，祇以爲這些是文字的譜錄罷了，並沒有什麼多大的用處！現在，却不是這樣想。

那年離開了母國，把舊的思想上束縛暫時束擱不用，到了歐洲大陸的法蘭西，那時頭腦中要逼迫他換一個新的文字偶像，雖然在本國時也曾讀過長時期的法文，但這法文俾像的面目在腦子裏總覺得有些陌生，第一天踏進了寓所的門口就訪問居停主人，托他替我延一個教師來補習一些。第二天他就介紹一個法國人，在水火險公司辦事的，我也預先寫

了一封信，托居停主人轉寄這一位臨時教師。那時居停主人先看了，他問我：你寫這信時，用着字典麼？——字典？這二字尖刺地鑽入我的耳內，寫信爲什麼要用字典？字典又與寫信何關？難道我這信上有別字麼？幾個疑問盤旋在我的腦際，居停主人接着說：你很能寫和識幾個法文字，我想你一定靠着字典做工夫的。後來教師來了，也勸我買一本新出版的Larousse字典，新客人的神經比衆要靈敏，便想到字典有什麼大用？你也勸買字典？他也問用字典？終究被我一向看不起字典舊觀念束縛着，不曾想出一個玄妙的道理來。後來同行的一個伴侶，他入中學去，禮拜日每來我的寓中

談天，論及法文進步如何；我又每喜問他在學校中教授管理如何，教師如何，教材如何，做功課如何，在這許多瑣細的盤問中，也盤問出字典來了。有一天他稱述他的教師對一總的學生說：「你們字典總不要不用，要時常攜帶，要時時檢查；不要說在學生時代就是出了學校，辦公的時候也不要忘記他；就是能寫能做的人，常要辦用的；就是一個學者，他的案頭總有一部字典的。」我聽到這裏略有些悟會了，我們中國人叫字典爲「太老先生」叫查字典爲「去問問太老先生」字典實在不但是一種譜錄，更不是一種刑具，究可以說是我們畢生的老夫子，讀書的學生們，講義可以燒去，讀的書可

以回給先生，但是出學堂入學堂無論什麼時候，字典不可以忘帶的。

我好愚笨而且頑固呀！到了那時，方纔明白字典是有用的東西，是工具，不是無聊的書籍，漸漸地把我從前看不起字典的舊觀念一層一層地打消了。

於是好容易在別國的地方，向同伴中借了幾本字典研究一下，不料，不研究還可；一研究，一比較，比較那外國新出的字典，好不令人感到「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光景？

姑且把一部舊式的字典打開一看把他的難處寫下：

(第一)要記得二百十四個部首，這些部首中儘多有已死不易讀識的字，如「𠂇」「𠂈」「𠂉」「𠂊」等，在四萬萬中國人中，恐怕只有極少數人能夠識他念他，其餘的連一部字典部首多不能一一認識還好算這一種的編列法是適用於今時的麼？中國人自己不想記得這許多墳墓中的死字，外國人讀中國字的倒找出法子來幫助記憶，外國人的數字記憶比中國人來得強，他們於是把這二百十四部編列作二百十四個號碼，作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二百十四部，我們可以試問他道：「張字在那裏的？」他不說在弓部，却很能死板板地說出在57部；——「鳳字在那里？」——「在19

部，「」字字在A O部，「」典字在……？」（作者做到這里，一時不明瞭這典究在何部，未便舉例；祇得點幾個聯點，加一個問號。）

（第二）退一部說，就使勤奮一點把二百十四個今古混雜的部首好容易記熟了；還不濟事！還要知道十二集的分配；還要讀那一隻口訣；「一二子中三丑寅，四卯辰巳午五尋，六在未申七居酉，八九戌部餘亥存。」豈不是麻煩上加麻煩麼？

（第三）再退一步說，二百十四個部首都記熟了，口訣也脫口而出了。你想子集中有二十九部，丑集中九部，寅集

中二十二部，卯集中十一部，辰集中十三部，巳集中十部，午集中二十三部，未集中二十二部，申集中七部，酉集中二十部，戌集中二十部，亥集中二十八部，不知同集中間同筆數部首的先後次第，也要累人尋芝麻的去尋——簡直沒有別法，害得性子暴躁的人，索性廢書而嘆，如何使得！有人仿苗氏說文部首句讀例，做歌括教人讀熟，我想遍中國沒有能背誦得出來的。

（第四）再退一步說，前述一切都懂了會了，性子也養好了，現再要死記得三十六個從屬：凡從亻者屬人部，凡從弓者屬刀部，凡從巳者屬卩部……凡從卩左者屬阜部等部，

呀！苦呀！到這裏我又要罵一聲刑具了！

（第五）康熙字典抄襲梅膺祚很聰明的老法子，在字典前做一卷檢字從一到五十二，約計有三千強四千弱的字數幾乎可以編成一部小字典，現在商務書館中華書局所編新字典與中字典，索性一個一個把論萬個字編起一卷檢字來，他們的意思，無非是一種好意，要使檢查者便於尋出；然而終究是笨的生涯，不能算好的方法。

（第六）梅氏字彙與康熙字典，都有一卷辨似從二字相似起至五字相似止很苦心孤詣地指導我們，後來清代的翰苑諸公做字學書的時候尤其是斤斤於此，鋌而不舍。

(第七) 懂得了這些神仙跳鬼過關，你想那末要找什麼字便能一找就找到麼？不可必！不可必！還要曉得每字之筆順及寫法咧。例煩，這裏恕不贅舉。

(第八) 筆順也會了，寫法也懂了，種種乖巧，一學卽會，我們試舉一個字，一個極容易的字來實驗一下看，就舉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之「天」字。這字的筆順與寫法再容易沒有了，總是一畫，一畫，一撇，一捺，然而他的問題就在一字也有部首的，二字也有部首的，人字也有部首的，大字也有部首的，教我們那裏去查好呢？反正，字典是刑具，要操練好了性子，再來檢查的，那末就滅盡火氣把最簡單

最在前的逐部查下，試把康熙字典或商務新字典預備着，向一部三畫內查，沒有！再向二部二畫內查，沒有！再向人部二畫內查，也沒有！再向大部一畫內查，好運氣，有了！有了！這「天」字在大部一畫內查出了！然而這「天」字確定在大部麼？仍舊是不可必的！你試把說文或中華書局出版的字典來查，這天字偏偏在一部，這……怎樣才好呢？——這終究是幹不好的，幹他什麼！

總而言之，人家說：「字典上無「難」字，」我們中國的字典，却是難關，難處，一切疑難雜字，真是無難不有，試把上述八種難點，寫一個大的「難」字，八次乘起來，豈

不成了難之八次乘方麼？

假使，難處而祇限於上述八節，倒也罷了！無如難字的問題正多咧。索性等我不憚煩勞地，撕皮剝節地寫出來給人家看看：

出字在凵部

此字在乚部

君字入口部

勿字入勹部

火又作灬而同入火部

手又作扌而同入手部

月與肉在偏旁上均作月而分作兩部

蔡元培先生舉出的

公字屬八部而分字在刀部

全字在人部而全字在入部

舍字在舌部而舍合字都在口部

衆字在目部

與字在白部

艸字在丨部

高字不在一部不在口部不在冂部而爲部首

巨字入工部

呂字入巳部

才字入手部

者字入老部

胡適之先生舉出的

高夢旦先生
舉出的